

比拉力的新歌

他說他的名字叫比拉力，今年八歲，是新疆維吾爾族人。

他的眼睛雪亮，長長的睫毛，像扇子一樣煽動；白皙得全無瑕疵的臉蛋，像瓷造的洋娃娃一樣，一個十分可愛的小男孩。

但是這小男孩却心情低落，夜不能眠。他雖然只有八歲，說起話來老氣橫秋，不論是語氣或神情，比大人都成熟，怪不得家人都拿他沒有辦法。

我對他說：「你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個來自新疆的孩子，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故事嗎？」

他十分老氣地對我說：「可以的！」

然後就有板有眼地，訴說他的故事：

他說：「我本來沒有牽掛，在我草原的家，每個人都活得很快樂，有爸爸，有媽媽，還有很多家人，但是四年前，爸爸媽媽就離婚了。」

他以雙掌比喻，把合起來的手掌用力攤開，一面不解之情：「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離婚？都說在一起時不快樂，所以要分開，但是他們分開了，也不見得快樂，那麼為什麼要分開？」

原來這就是讓他失眠的主要原因。

他又說：「不但我不明白，連我的祖母也不明白，為什麼一定要離婚？那天祖母來找我們談話，談了很久，都找不到答案！」

他的母親坐在旁邊聽着，難過得不停流淚。她不斷解釋為什麼非要分手不可，兒子卻怎樣也聽不下去。比拉力也陪着一起哭泣，但是母親哭的是因為無法平息兒子的悲哀，兒子哭的卻是父母婚姻的瓦解。

母親是醫生，帶着兒子還有一個五歲大的女兒，來上海實習半年。妹妹尤其容易受驚，牢牢地黏着母親不肯分開。單親媽媽在事業上出人頭地，但是對着兩個如此纏身的孩子，卻像是驚弓之鳥，任何風吹草動，三人都會驚惶失措。

小比拉力忙着安慰媽媽，照顧妹妹，不斷主持大局。他對這個十里洋場的大城市毫無興趣，在學校也不能適應，一心只掛念着留在家鄉的父親。他說，臨行前與父親相聚幾天，父親的情況並不好，令他很擔心。他始終想不通的一件事就是：「大人究竟怎麼了？事情完全沒有必要弄成這樣，好好一個家庭為什麼硬要把它拆散？」

母親承認，離婚給她帶來的壓力很大，新疆畢竟是個保守的地方。但是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孩子，兩個兒女都放不下父親，現在尤其黏着母親，一步都不讓她離開。比拉力說：「如果她找別的男人，我就立刻從窗口跳下去！」

兒子在情緒上緊依賴着母親，同時對母親嚴加管制，讓母親都嚇怕了。她心疼兒子，却又不自覺的把他當作一家之主。每個人都說，比拉力太成熟了，完全不像一個小男孩。

但是他畢竟是個小孩子，心中只有一個不解的問題，就是爸媽為什麼一定要分手？他不停把雙掌合起又分開，攤着分開的兩個掌心，向所有人投訴。

我問他：「你說他們是因為在一起時不快樂才離婚，但是離了婚仍然不快樂，你是不是覺得很不甘心？」

他萬方興奮地回答：「對呀！就是這樣，我天天在想，夜夜在想，都想不到答案！」

他不知道，離婚本身就是一個答案！事情已成定局，他仍然痴心地守護着那一段已經死去的婚姻！仍然設法讓它復活！

他說：「其實爸爸還是獨身，媽媽也是一個人，為什麼他們不能再合在一起？」

他的雙掌開開合合，只是父母已經海角一方！

父母的婚姻已經宣布死亡，孩子却不能停止哀悼。原來不管來自哪一個民族，都有痴心地守護在父母婚姻棺蓋的孩子！比拉力的故事，是個離婚家庭孩子的故事！但是為了讓孩子好過，就放棄離婚的決定嗎？母親自己也是悲傷不已，對着兩個嚴重思家的孩子，更是無限徬徨。

我對比拉力說：「你提出的問題，是一個連大人也無法解答的問題！你看你日想夜想，都想了四年了！找到答案嗎？」

他苦惱地搖頭。

我繼續說：「你問得很對，如果在一起不快樂，分開了就應該快樂起來呀。也許大人真的要留心聽聽你的話；分手了，就要好好過活，不然就太不值得了！」

比拉力說他喜歡唱歌，我覺得他真的像個歌手，老唱着一曲難解的調子。

我向他說：「我聽你的歌，唱的只有一個故事：我的爸媽分手了，他們說在一起不快樂，為什麼分開了也沒有快樂起來？而現在，最不快樂的人是我……」

我又說：「其實這故事也可以有一個不同的結局。」

他好奇地睜大眼睛盯着我。

我慢吞吞地說：「一個結局是：有個不能接受父母分離的孩子，他的名字叫做比拉力，他一直是那麼傷心，那麼不快樂，無奈地看着爸媽各走各路……另一個結局是：比拉力的父母不再一起生活了，漸漸地，他們真的各自找到自己的

快樂。而他們的孩子，慢慢地也發現，雖然失去一個家庭，却找到兩個家庭，媽媽的家庭，爸爸的家庭，生活仍然可以過得美滿。」

我強調：「你看，所有故事都可以有不同結局的，你甚至可以創造第三個結局！」

我不知道比拉力聽不聽得入耳，他倒是很禮貌地回應：「我明白了，謝謝你！」

他們不久就要回新疆了，我希望他會唱出他的新歌！